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宗忠簡傳

公諱澤字汝霖義烏人嘉祐己亥登第初尉館陶出
宰龍游掖縣諸邑薦陞通判登州尋羈置鎮江旋判
巴州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幹
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
之業公之力也時與汪伯彥黃潛善議不合不復預
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旋陞尹正駕御羣雄招降
劇盜兵強士勇敢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
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疏表凡二十四上皆

留中不下公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
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問兵民去者
十五六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秘閣充
留守判官請謚於朝謚忠簡按公撫馭士卒賞罰嚴
明其一心志在存宋而外有粘罕兀朮輩百戰之桀
敵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高宗私意恇疑優柔不決
安坐小朝廷俾公之二十四疏若罔聞知豈不惜哉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于袁江
節署之求是齋

從乾坤正氣集錄出補刻

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
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略曰某非有避
也時方凝寒鋪鑊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
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
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眾會秩滿去官
五年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
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
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爲羣持蛇虺擾民以規利稍
不如意輒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

之州籍其壯者爲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溫包者恃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焚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

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迪者先公登第音問
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迪挈家詣公
經旬而去迪以病告公赴之垂革尙能語曰迪身如
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
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
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迪子懋後從
公討賊得官又文登令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詣弔之
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
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媯皇祠新趙簡子廟

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
坑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
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
清命以軍額實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
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
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
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
縣一日當路需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
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凝爲黃當

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
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
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
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
信濟之以威信旣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
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
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
公專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專罷中書梁公子美繼來
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

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
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
公爲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離
密四州爲次邊遴選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
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
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
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俠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
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
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罷朝廷從之道士

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閒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卽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敘宣教郎公盡心迺職課入倍加

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幹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利公若水假秘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徒死何

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
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
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如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
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并劾雲張皇敵
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
路入寇雲墮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
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
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
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

敏強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
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
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
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
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卽日就道從羸卒十餘
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真定矣雖往何
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礮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
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
募豪傑爲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

所有盡以高價糴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
集公度所儲尙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
獻金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
敵攻一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嘗
以語康王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
保寨不克遂治兵中山大會酋長諸番部於真定晝
夜急攻壬辰上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
難今遣呂剛中侯章團練起發想當卽日就道以効
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爵厚祿朕所不愛

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總管有招安强寇號第十三
將首令者恣橫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閒公命斬
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真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
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
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併上之

策議佚

十一月詔曰知

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秘閣修撰訓詞曰
朕以疆場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
陽近藩實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剡牘上聞
朕用嘉歎中祕論譔之職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

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幹離不自真定引兵南進
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
大治甲兵聲振河朔幹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
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
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
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
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
有克捷初刑部尙書王雲遣從吏李裕問道馳歸傳